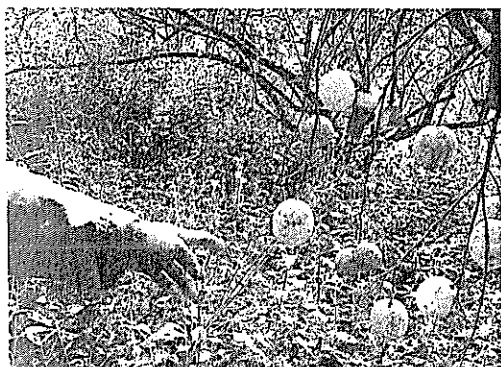


您可想到吃便宜的美國水果 要付多少代價？



水果開放進口，
使得其豐收的省產水果
在山上任具腐敗。

爲了「平衡」美國和台灣的貿易，除了強迫提高台幣的匯率，美國還大量賤價向台灣傾銷水果。一箱橘子跌到100元還沒人來收，一斤葡萄只能賣7、8塊錢；梨山蘋果每斤從100多元跌到6、7塊錢。東勢一帶的果園裡，檸檬、橘子、楊桃全掛在枝椏上，任它成熟，任它萎墜一地。一位種蘋果的老榮民因爲果價暴落，坐在地上泫泫流淚……



東勢鎮，一個從台中進入谷關山區的小山城，因為氣候適於栽培溫帶地區的水果，自然成為台灣水果的王國。鎮上的果農大都是客家人。不管在市場與小賣的果農交談，或在果園裡跟正在勞動的農民搭訕，都能從他們拘謹的應對之中感受到中國農民那一份樸直、守成的性格。歷代族人在這塊土地上傳承不斷地耕耘，東勢客家人的精神面貌裡自然就

蘊涵著深厚的中國農村的特質。

從東勢街上的商店裡可以看出並沒有很多摩登商品，當地居民的消費行為，仍然簡樸。我甚至還在大街上看到不少家傳統的打鐵舖子，偶而經過，聽到那鏗鏘有力的打鐵聲，讓人感到一陣驚喜，也感到一種對過去時日的鄉愁。東勢這個濃厚地發散著農業社會氣息的小鎮，在台灣逐漸被都市消費文明侵蝕的其他鄉鎮生

攝影 ■ 林育德

撰文 ■ 王墨林



態之中，已然不多見了。

然而，去年入秋以來，以東勢為中心的水果產銷鄉鎮，卻開始起了變化。一大片果園裡的果樹上的纍纍果實，因無人採收而枯焦在枝桠上，或任其爛熟墜地；在東勢果菜市場裡，每天的早市與晚市一改以往的熱絡場面，變得像廢墟一樣冷冷清清；果農黧黑的臉上，彷彿鋪上一層晚秋的蕭瑟之色，憂鬱而凝重。這股經

濟上的秋意波及到街上，以農民為對象的商業活動，也呈現出幾許疲態。農藥、肥料等商店，甚至百貨業、裝璜業都受到一定的影響。農業經濟上早來的隆冬，已經降臨到這座水果王國。

徐超群

今年35歲的徐超群，苗栗縣卓蘭人。初中畢業以後，就開始從事水果種植工作。他與家族五口

葡萄價格大跌，
使得吳建喜放棄耕作，
把希望轉移到葡萄架下的枇杷。

人在梨山共同經營了兩甲多的果園。「我們農民沒天沒夜的幹，到頭來卻成為大家剝削的對象。像裝水果的紙箱，冷藏水果的冰庫，每次到了產收期就開始漲價，」他說，「現在連政府都和美國人聯合起來剝削我們農民。人家美國為了保護自己的農民，硬要把這些水果賣給台灣，我們為什麼就不能拒絕這些水果的進口，來保護自己的農民呢？」徐超群說，這可見中華民國根本不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他怎也不了解政府的農業政策為什麼偏跟自己的農民利益衝突。「我們體諒政府受到大國的壓力，但我們農民能夠忍受在自己能溫飽下開放美國水果進口，不要像現在一箱橘子因為美國水果進口，價錢跌到一百塊錢都沒人要。這叫果農怎麼活下去呢？」

李榮

李榮，湖南人。民國41年從軍中退伍下來，參加了開闢橫貫公路的隊伍。民國58年完工後就留在梨山，又繼續開闢果園。他今年已經73歲，幾乎大半輩子都在梨山度過。他激動地說：「在梨山種蘋果，必須要等10年以後才見收成。那10年裡可真苦啊！除草、施肥、噴藥，每天工作不斷。為了維持生活，又在蘋果樹下種高麗菜賣。住的地方是臨時搭的工寮，沒有水，沒有電，就這樣

辛苦耕耘了10年。好不容易等到開始收成，因為氣候過低，收成很少，老婆在家做布鞋代工貼補家用。沒想到這幾年收成愈來愈好，卻碰到美國蘋果開放進口，現在梨山蘋果一箱成本四百塊，卻賣不到兩百塊，我把房子抵押給華南銀行，弄到50萬，只換到三千多箱蘋果放在冰庫裡凍著，把我都凍得麻木了！」

徐可鴻

徐可鴻，32歲，卓蘭人。民國72年，省主席李登輝喊出「八萬農業大軍」的口號，以挽回農村嚴重流失的勞動力。那時他適巧從軍中退伍下來，就參加了這個「隊伍」，首先得到青年創業低利貸款，開始種田。一年後，又在省主席邱創煥提出的「精緻農業」政策下，轉作水果，萬萬沒有料到收成正在連年增加的時候，政府開放美國農產品進口。大把鈔票已經投資下去，也不能就拋下不管。現在徐可鴻一家大小四口人的生活陷入進退維谷之中。「我們農民很容易認命，我既然出生在這裡，只好認命守在這裡過日。但是，我怎樣也無法對政府開放美國水果進口認命。要是真的認命，只好去做乞丐了。什麼八萬農業大軍，根本就是坑人的敢死隊嘛。」

吳英總

今年58歲的吳英總，每天都用摩托車載著幾箱葡萄到東勢果菜市場去賣。但是面臨水果價錢瀉跌的厄運，也只能坐在摩托車的後座望著地上那幾箱葡萄搖頭嘆息。「水果箱夾層的舊報紙一斤四塊五毛錢，而一斤葡萄只賣七、八塊，扣掉報紙錢能不賠本就算走運。我種了十幾年的葡萄，碰

三斤20元/連工錢都不夠，成本更不用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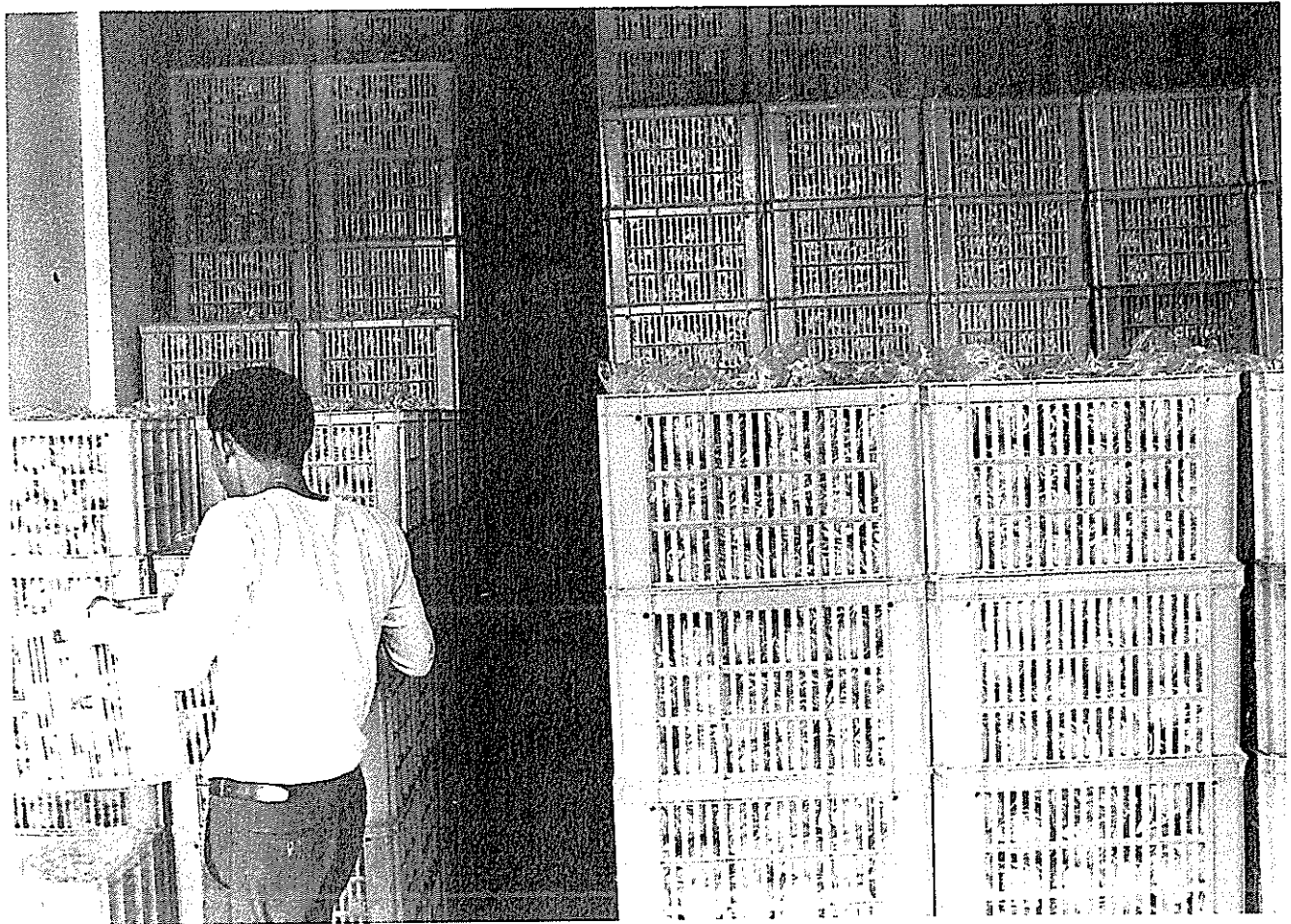
到這兩年美國葡萄進口以後，被打得一塌糊塗。一家十幾口人都靠我吃飯，現在我也想不出辦法解決這些問題。」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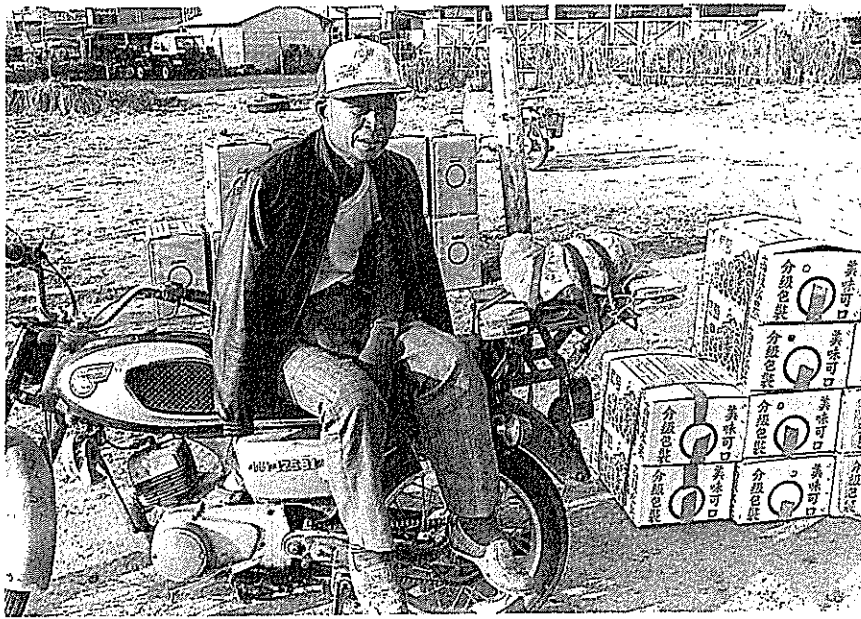
即使吳英總的口氣充滿百般無奈，但是臉上依然堆滿樂天知命的自嘲的笑容。他不斷笑吟吟地說：「歹運哦！」

葉天賜

葉天賜在東勢鎮上開了一家裝璜店，以前也是種過「新世紀」水梨的果農，因此提到農業問題，他是個過來人，吐了一肚子的苦水：「台灣的水果產地大都在山坡地，很難全部機械化栽培，只能採取小面積人力經營，因此生產成本比較高。台灣的葡萄一箱1000元左右，美國葡萄進口以後，一箱葡萄被逼跌到300至100元，跌幅竟然高達4、5倍。梨山蘋果在10年前是一斤一百多塊錢，這一、兩年來跌到一斤二、三十元，現在甚至跌到一斤6、7元。」他說：「以前稻米生產過剩，政府提倡稻田轉作，農會全力推廣水果種植，結果彰化、南投、花蓮一路都種葡萄，生產過剩，市場價格大跌，椪柑、楊桃、檸檬都一樣的情形。現在開放美國水果進口以後，火上添油尤其淒慘。

從開花到收成，每一個到消費者手中的橘子都要經過六七個農人的手。





苦笑是吳花統的表態，
他說「不笑，不然要哭啊」。

有的果農為了省下一筆工錢，乾脆就不採收了，讓果實爛在枝頭上。你到果園去繞一圈，就可以看到成熟的檸檬、橘子、楊桃都讓它們掛在樹上任其腐爛，有的人還把檸檬故意倒在路邊，讓大家看哩。」

去年10月20日晚上，民眾在東勢舉辦「國會全面改選說明會」，有人在現場散發傳單，上面這樣寫道：

● 勇敢地站出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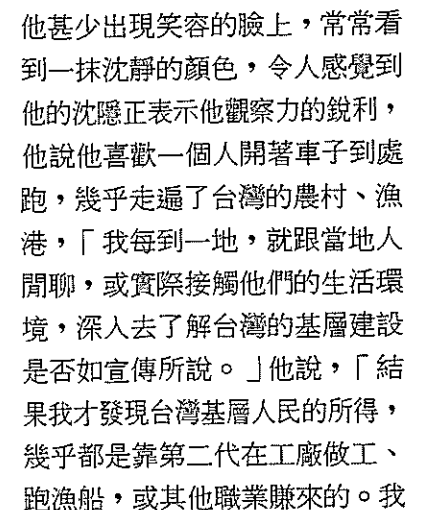
《果農們！請您仔細算算看，您今年的水果一斤賣多少錢？獲得多少利益？再回想3年前水果一斤賣多少？今天一切生產費用漲價，而水果價錢漲了沒有？這是什麼原因？您是否曾去想一想？政府為了平衡中美間的貿易，一再開放外國農產品進口，使國內農業屢受打擊，致農民淪為次等國民，成為被遺棄的孤兒，任人宰割，台灣的農民竟成為貿易平衡的代罪羔羊。果農們，覺醒吧！

自己的生存，自己的權益要靠您自己去爭取！團結就是力量，請大家告訴大家，手牽手，心連心，一起來參加超越黨派的「東勢區果農自力救濟委員會」這個屬於您自己，為您爭取權益的團體。請不要猶疑，請不要徬徨；為了生存下去，勇敢的站出來，歡迎您的加入。》

胡壽鐘

這張傳單可以說是第一次把台灣農民長期以來默默地在心中所澱積的委曲公開化。農民為了和剝削果農合理權益的官商結合的果蟲體制抗爭，自行組成自力救濟的團體，化為具體的行動。

這張傳單的創造者是由40歲的胡壽鐘獨力製作。他也是東勢鎮的農民。當喜歡登山的胡壽鐘敘說如何站出來為農民爭取生存權利的心路歷程時，好像在談自己的一段登山經驗，沒有浮誇的形容，也沒有氾濫的情緒，倒顯示出一種實實在在的力量。尤其在



他甚少出現笑容的臉上，常常看到一抹沈靜的顏色，令人感覺到他的沈隱正表示他觀察力的銳利，他說他喜歡一個人開著車子到處跑，幾乎走遍了台灣的農村、漁港，「我每到一地，就跟當地人閒聊，或實際接觸他們的生活環境，深入去了解台灣的基層建設是否如宣傳所說。」他說，「結果我才發現台灣基層人民的所得，幾乎都是靠第二代在工廠做工、跑漁船，或其他職業賺來的。我



真為他們感到不平！」

幾年前，胡壽鐘曾經花了5萬元促成一個「中部地區山難聯合救難中心」的成立。他說，以前讀市政專校時，就喜歡搞社團活動，話劇社、土風舞社都是在他手下成立起來的。他說藉著不同的組織，可以接觸到不同的人 and 不同的事，對於這個社會的深入了解，是有必要的。他曾經為前立委黃順興助選，後來也為黨外搞過選舉。胡壽鐘說，搞運動要能針對

現實環境的需要。他在那張傳單所提出的主張，就充滿問題的焦點。

「9月份，我在梨山看見一個老榮民，手裡拿著一份水果報估表，坐在郵局前哭」他說，「我從來沒見過六、七十歲的老人哭，看起來是那麼教人心酸。有人在旁邊說這老榮民因為水果報價太低，弄得血本無歸而傷心。這情景使我受到很大的衝擊。」胡壽鐘說，後來他到果菜市場去找果農閒聊，

水果批發市場
一改昔日熱絡的景況，
李榮和徐超群相至渲洩
豐收後的悲哀。



果園裡的菜圃，
是東勢鎮最近才有的事，
至少，可省下一筆菜錢。

大家都異口同聲說，日子已經過不下去了，並且問他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果價下跌的問題。「我跑去問農會，他們說，問題早已反映上去，卻一直沒有下文。我想到最後的辦法就是用自力救濟行動引起有關單位的正視！」他說。

● 三劍士

他又找了在鎮上開鞋行的王昌敏一起參與。王昌敏在台大法律

系畢業後，因為雙親乏人照顧，就回到東勢老家，聽從父親的意思，開了一家鞋行，一做就是8年。鎮上有人知道他懂法律，有什麼財務、法律糾紛都來找他調解，他就像鎮上的仲裁者一樣受到一定的尊重。「在這小鎮住久了，生活變得很簡單，我對政治活動並沒有太大的興趣。我參與胡壽鐘的活動，實在因為看到身邊許多農民朋友，每天辛勤地工作，



卻得不到合理的代價，反而讓不合理的制度不斷地剝削，我覺得有必要站出來為他們說話！」

胡壽鐘又找了爬山時認識的林豐喜，借重他長期以來在黨外運動中搞群眾運動的經驗，為這回農民自力救濟運動發展，助一臂之力。就這樣，歷史把這三位志同道合的東勢鎮草根青年結合起來，共同為台灣40年來第一個農民運動的展開而攜手合作。

傳單散發出去以後，得到廣大的迴響，其他鄉鎮也有不少農民來向他們投訴各種困境。於是，他們把原來「東勢區果農自力救濟委員會」的名稱，改為「山城區農民權益促進會」，使得這個壓力團體能夠號召更多受盡剝削的農民。因為胡壽鐘尚未成家，就把辦公室設置在他住的地方，又陸續找了一些朋友，大家不時就在胡壽鐘家裡開會商討各項事宜。

去年11月5日，「山城區農民權益促進會」預定在東勢中山國小大禮堂舉行成立大會，卻沒料到台中縣長陳庚金向中山國小校長施加壓力，校方只得收回租借大禮堂的允諾。胡壽鐘他們臨時匆忙把成立大會改在仙師廟活動中心舉行。成立大會除了順利選出30位委員，並且發表了一份宣言，其中有這一段文字：

《多年來，農民默默地承受苦痛，辛勤地耕耘這塊相依為命的土地。今年，政府為了彌補錯誤的外匯政策，為了平衡因工業大量輸出造成的中美貿易問題，竟大量開放進口農產品，使土產農產品的市場價格跌落谷底，農民不能享受豐收的成果，卻為了血汗的付諸東流而欲哭無淚。台灣的農民再度被無情地犧牲，台灣的農村即將破產，面臨萬劫不復的境地……。》

● 農民第一次走上街頭

「山城區農民權益促進會」成立之後，附近其他縣市也紛紛成立各地區的「農民權益促進會」，表示響應。胡壽鐘、王昌敏、林豐喜三人在這段期間奔走於中部地區各鄉鎮輔導「促進會」的成立，並且在村里召開座談會，蒐集各地民情準備具體地向社會公



一輩子種水果的胡老先生
拿著自己種的葡萄說：
「人家美國葡萄，
怎麼抖都抖不掉，
我看八成是泡了藥水」。

開。一個月之後，他們決定將這些意見帶到台北立法院去上告。胡壽鐘說：「我沒有參加過任何街頭運動的經驗。這次為了帶農民北上請願，我特別先去體驗黨外的民主聖火長跑運動。我們在各村里辦講習會，告訴農民我們為什麼要去立法院抗議。我問農民，萬一受到警方的封鎖應如何解決，農民都認為應該往前衝。我們又辦了糾察隊講習，安排每部遊覽車有一個領隊和兩個糾察，都由農民自己義務出來擔任。儘管準備得很週詳，農民還是有些緊張，因為這是他們生平第一次走上街頭呀！」

● 一個好國民黨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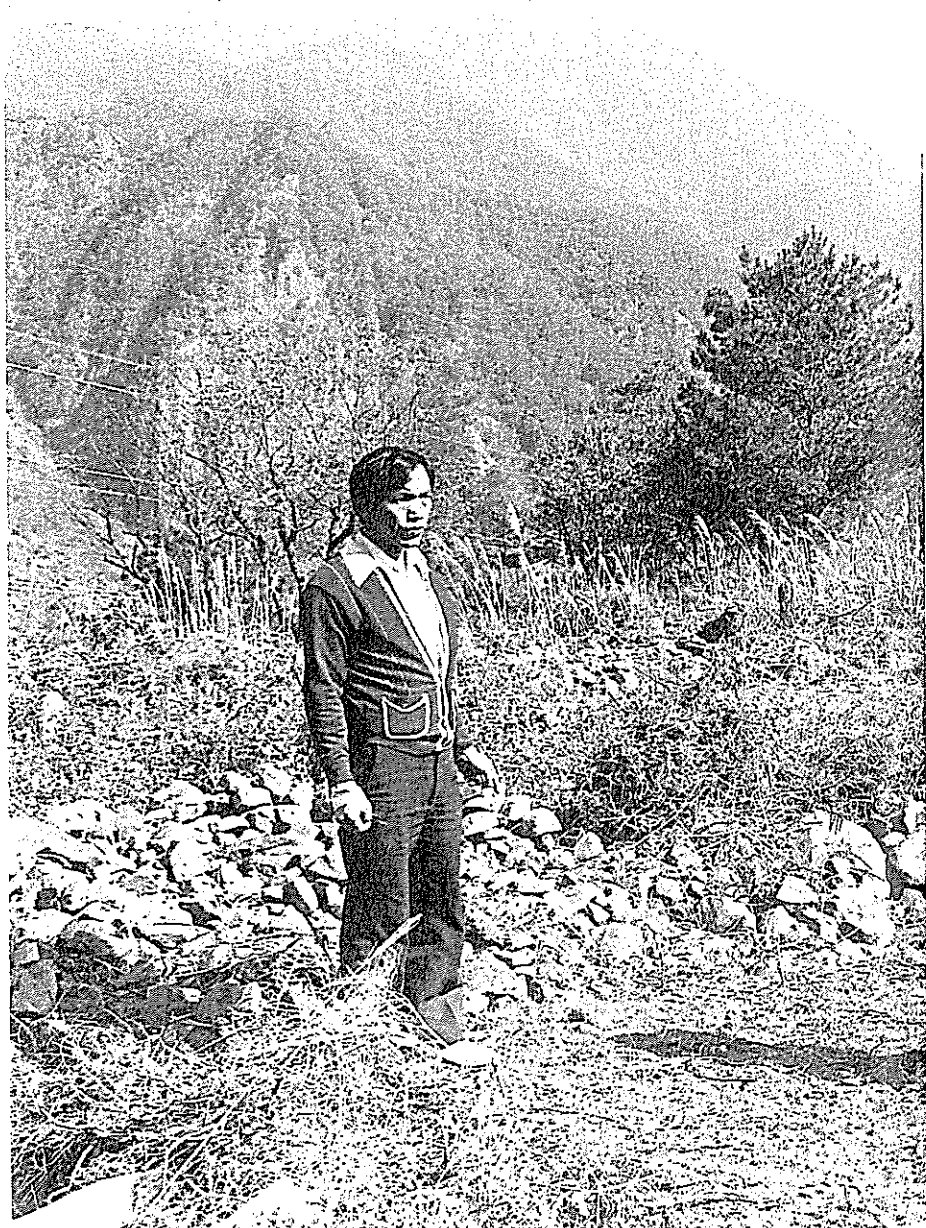
東勢農會理事長劉衡松也積極參與「促進會」的活動。因為他具有國民黨東勢區黨部常務委員的身份，與外界認為帶有濃厚的黨外色彩的「促進會」立場似乎矛盾。但是，他頗不以為然地說：「剛開始時，他們的確對我有一種排斥態度。但是我一直不肯放棄跟他們溝通，才獲得他們的信任。到目前，我們彼此並沒有發生觀念上的衝突。」他為什麼肯積極參與這個由黨外促成的農民抗議活動？「農民是不管什麼黨的，只要誰真正為他們做出了成

績，農民自然就會支持誰，一切由農民自己決定。基本上，我並不贊成搞街頭運動，但是我理解農民的情緒已憤怒到極點；因為有關單位從來不去實際了解地方上的問題，只是一味地在紙上談兵，這種官僚作風根本無法解決農民問題。」他說，「為了讓社會聽到農民的心聲，我只有跟著他們一起走上街頭。但是，我們仍然要求請願的農民不要給台北市市民找麻煩，不鬧事，不阻礙交

通。這次問題不解決，我還是跟著農民再一起走上街頭，去行政院、去美國在台協會抗議到底！」

● 三民主義也要讓人吃飯！

台中縣長陳庚金為了阻止中部地區農民北上請願，特別下令動用鎮暴部隊封鎖北上道路，並聲稱這個團體是「被有心人士利用的暴民組織」，引起現場三千多名的農民不滿。農民並且分別對圍堵的警察曉以大義。由於不少



警察都是農家子弟，對善良農民之只是單純地要活下去的悲願非常清楚。據說有些鎮暴警察自己的農民父母也在請願隊伍裡，因而有些警察表示精神支持，有人更主動替農民向上級溝通，終於一行三千人，得以分乘11輛遊覽車，浩浩蕩蕩地上了路。

這次行動的經費都是出自於農民的捐款。東勢鎮上的肥料商、農藥商，因美國傾銷水果使農村經濟不景氣，生意受到影響，對

於這次行動也表示了熱烈的同情與支持，他們並且提供大量的便當與飲料給農民在路途免費使用。有一位客家老農說：「現在我們不站起來，以後咱們的兒子、孫子、世世代代永遠都別想站起來！」。

老榮民李榮也參加了這次的北上請願行動。回到東勢後，他以激動的口氣說出了他的感想：「我從來不管什麼政治。我只要吃飯。實行三民主義，也得讓人有飯吃。

這次請願好像讓社會注意到我們的問題。不這樣搞他一次，大家都還是裝不知道，相安無事。」

一向開口即笑的吳英總說：「這次朋友邀我一塊去，我就去了。我認為請願還是不可能有什麼結果啦。台灣好像膽小的小孩子，不敢隨便跟美國人講話。政府要是真疼惜我們農民，當初就不該開放美國農產品進口。」

徐超群在這次請願行動中，自動承擔起許多義務工作，他說：



胡壽鐘、王昌敏和林豐喜在「山城農民權益促進會」成立後，赴卓蘭鎮協助創會工作。

胡壽鐘在他新闢的菓園裡，指著遍地的石礫，他說：「梨山的蘋果就是從這些石頭堆裡長出來的」。

「這是我們農民自己的事嘛，又不是別人的事，應該要管的。農民必須團結起來，不管什麼黨，只要支持我們農民的立場，大家都可以一起來共事。」

「山城區農民權益促進會」一再強調運動在政治上的中立性，但各種政治勢力試圖插手，也是難免的事。我們不反對搞政治，但是誰真心為農民服務，終竟農民會知道的。

在「農民權益促進會」北上請願之前三日，行政院農委會獲悉此事，立即決定停止「美國以外的水果」進口措施；但是，美國進口水果卻佔台灣進口水果總量的百分之六十一。美國水果進口，才是造成傷害本地農產品價格下跌的最大的原因，農委會的臨時措施，曝露了美國政治支配對我

們農業政策的無法反抗的影響。農民在立法院門口高舉起「台灣不是美國的殖民地」布條，是準確看出了問題的焦點。

● 消費者的眼光

然而，以都市中產階級的消費利益為主要取向的「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和「主婦聯盟」等團體，卻紛紛對農民自保運動表示異議。

他（她）們認為，限制廉價國外農產品進口，將「犧牲全體消費者之福祉」，連聯合報和工商時報也相借地表示了同樣的立場。都市中產階級把水果進口問題孤立化。單一地從市民消費利益的觀點來看，已經把農村根基解體的水果進口問題片面化了。市民要吃便宜的水果，應該從批判中

間剝削及政府的補貼上看問題，而不是讓外國過剩水果打擊台灣工業的基地——農業來談問題。台灣中產階級的買辦性，自此顯露無遺。農村是整個社會的磐石，即使最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仍不能不以國庫保證農民收益，而不敢輕言全面廢棄農業。何況台灣資本主義的依賴性和不成熟性，還沒有妄言廢棄農業的本事。

● 傾聽農民的聲音



胡壽鐘在台北的「賤賣農民」運動中，只看到台北人的冷漠和貪婪。



在台北人潮湧動的市中心之中，農民們捧著自己辛勤耕耘出的果實，連同中國五千年來的立國根本——「農」，一起賤賣出去，但是，並未引起都市人的關注與同情。

胡壽鐘的果園在谷關附近海拔九百多公尺的高地上。每天早上六、七點鐘，他就開著一部鬆鬆垮垮的福特旅行車上山工作。當車子開上蜿蜒陡峻的產業山道，幾乎令人不敢置信胡壽鐘竟能把這部老爺車駕御得如此馴服，有時覺得車子突入懸崖絕境，然而輕巧地一彎，又令人有絕處逢生的驚喜。他那種自信、沈穩地把持著方向盤的神情，大概也是他領導農民運動的精神根基吧。

車子開到了他才耕耘未久的果園。環顧四週，青山一片清新。這段期間，每個果園正在翻土，準備栽培蔬菜。幾位請來的工人，伴著在清冷的空氣中迴盪的晶體收音機聲音，努力地以畚箕搬運著纍纍石塊。胡壽鐘指著地上好像永遠搬不完的石塊說：「梨山的水果，就是從這樣堅硬的土地上種出來的！」

我望著晨霧中的山巒和山坡，想到受盡工業、國家和外來農業

資本不斷盤剝的台灣農業，終於使台灣農民初步站起來行動了。他們和工人一樣，開始要求公平地分享台灣工業成長的福祉。良心的傳播界和文藝界，應該有更多的人為農民說出在他們心中激盪的不平！

♠

